



山鹰展翅

——短篇小说集

山鷹展翅

——短篇小说集



湖南省《工农兵文艺》编辑组 编
湖南人民出版社编辑组

一九七二年·长沙

山 鹰 展 翅

——短篇小说集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
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

*

1972年5月第1版

1972年5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10109·937 定价: 七角三分

毛主席语录

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。

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，首先是为工农兵的，为工农兵而创作，为工农兵所利用的。

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，作为团结人民、教育人民、打击敌人、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，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。

目 录

“绿旋风”新传·····	古 华 (1)
志 气·····	吴荣福 (27)
路 标·····	侯勤冰 (53)
铁臂传·····	萧育轩 (65)
向阳峰·····	萧育轩 (125)
山鹰展翅·····	孙健忠 (148)
崖上灯·····	郭英忠 (182)
拖拉机往哪里开·····	曹家健 (201)
快马加鞭·····	彭伦乎 (249)
山区医生·····	张步真 (258)
报春花·····	谢 璞 (273)
编 后	

“绿 旋 风”新 传

古 华

一

春风带着喜讯，吹遍了水寨山村，告诉公社的社员们：县机动插秧机操作表演现场会，眼下正锣鼓喧天，人如潮涌。在一丘五亩见方的水田四周，里三层，外三层挤满了全县各社队的代表。田里，现今摆着个钢筋铁骨的稀奇家伙——东风二型水稻插秧机！谁个不睁圆了眼睛盯着它！谁都要亲眼看看，这山村千古以来的第一次用机器插秧，到底怎么个插法！

就在这时，一个头发花白、身材魁伟、粗壮结实的老汉，揸着个筲笠，提着盏马灯，从田塍外边密密麻麻的人群里挤进来。他双手拨开人群，侧着身子直往里钻，嘴里不住地叨念着：“同志们喂，请让让！让我靠里边站站！”大

家见他一身风尘仆仆，衣襟和裤腿全被露水打湿，就不约而同地给他让出块一人宽的地方来。看得出来，这老汉是连夜赶了远路，专程来参观这插秧机表演的啊！

插秧机“突突突”的正要开动，现场会的负责人高扬着双手，说：“同志们！表演马上开始。现在需要两个装秧手，请自动报名上来两个！这技术很简单，每人负责把秧苗填满六个送秧盒，做到整齐利落，不空茆就行！”

“我来！”“我算一个！”“我能装秧！”顿时，田埂上应声一片，人人都要争着上场。亲手参加栽插这千古以来的第一厢绿秧，谁个不乐！谁个不手痒！那头发花白的老汉倒是没声没响的草鞋一脱，紧了紧束腰的白汗帕，卷起裤脚，“扑通”一声跳下田，哗哗地踩得一路水花飞溅，就跨上了插秧机板，拍拍胸膛对插秧机手说：“装秧我算一个！”另一个抢先上来的是一个青年小伙。插秧机手又耐心地将注意事项向他们交待了一遍。于是，各就各位，机器欢叫着，开动了。一呼啦，水平如镜的稻田里顿时涟漪荡漾，鳞波闪闪，一溜十二行嫩绿的秧苗，旋风一般随着飞轮的滚动，插下去，铺开来，茆茆匀正，行行齐崭……人挤着人，头挨着头，互相推着碰着，笑着嚷着，前面一排的被挤下了水，田埂上的一个个被溅上了满身满脸的泥星。可是谁还顾得上这些！谁还分辨得出来，在这沸沸扬扬的欢乐气氛

中，哪是鼓，哪是锣，哪是机器响，哪是人欢呼！

机器插了一厢又一厢，绿色锦绣浪卷波翻。右边的装秧手已经换了好几次，只有那头发花白的老汉，不管大家怎么高声叫喊，催他下来，他总是得意地摇摇头，咂咂嘴：“莫急莫慌，让我再来一圈！”直到现场会的负责人握住他的手：“老同志，新鲜事物嘛，大家都试试，都尝尝！”老汉才依依不舍地拍拍机板，抹抹秧箱，两腿泥水一头汗，上了田垄，冲着他周围的人说：

“又是一场革命哪，今天用上了机器插田！我们这些作田的里手，栽秧的干将，都得加快脚步朝前赶！”

老汉说着，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珠，满脸泛出红光，浑身喜气洋洋，哈哈大笑了起来，笑得腮巴上的黄胡子一根根飘了起来，神色刚毅的眼睛里滚出几颗晶莹的泪珠来！接着，他便拎起衣服，提着马灯，挤出人群，脚也没洗，鞋也没穿，头也不回地走了。

大家不禁要问：这老汉姓甚名谁？家住何处？他今天为什么高兴成这副模样？还有，他为什么来得这么快当，又走得如此匆忙？唯恐耽误了这一时半晌的大好春光！其中原因，下面自有交代。这正是：

狮子林下“小洞庭”，

一湖绿水一湖金！

二

原来这老汉姓周名兴，是狮子林生产队的土改根子、后来当过贫协组长，方圆百里远近有名的插秧能手，人称“绿旋风”。这“旋风”二字，是说他从小练就了一手拔秧栽田的绝招，手艺好生了得：一般快手插田，都是左手分秧右手插；而周兴老汉却能左右开弓，左手分秧右手插，右手分秧左手栽，轮番往返，快疾如风！一眨眼功夫，手下便能秧苗成行，绿茵一片……更难得的是，他虽说年过半百，却还腰直腿硬，精神饱满，有一股为革命为集体冲锋陷阵不服老的干劲。他认清看准了的事，一股作劲干起来，可就风吹不住手，浪打不回头！

“嗨嗨！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！”

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。他第一次说这个话的时候是一九五五年，在农业集体化的高潮中，村里有个富裕中农名叫王得福，看着耕牛、土地、农具入社不放心，暗地里想方设法保留土地证。周兴老爹一见恼了火，连忙跑去找着他，大声开导说：“老兄，你得跟单干老日子打个招呼！独木不成林，一花不算春，集体化这条路是毛主席指引的，我们贫下中农走定了，谁也不能存二心！”这以后，他不管是谁，只要干了对不起党、对不起国家、对不起集体的事，

老爹就要大喝一声：“老弟！得跟老思想打个招呼！大伙都一心一意干社会主义，你还能存着私字要姓‘资’？”

于是，久而久之，老爹的这句口头禅，慢慢的被队上干部、社员引伸开去，广泛应用，什么“老定额”啦，“老产量”啦，“老措施”啦，“老落后”啦，“老习惯”啦……都说得打个招呼。当然喽，这些都引伸得对；也有引伸得不对的。应当怎么个引伸法？这些都是后话。

再说周兴老爹有个儿子名叫周喜农，是个中学毕业生，当着生产队的会计，为革命种田每日里起早贪晚的吃苦在先、挑重担在先，年头到年尾没有片刻的松闲，很受队里贫下中农的赞扬。会计是生产队的内当家，这些年来狮子林生产队粮、棉、猪连年三超《纲要》，是全县“农业学大寨”的一面红旗。这里头，能说没有内当家的功劳？照理说，有这么一个儿子，还有甚说的！可是周兴老爹他不！他往往能从儿子的一句话里觉察出问题来。比方，他儿子周喜农平常遇着了邻近生产队的中学同学，那些男男女女的知识青年，谈起狮子林这几年的变化，就喜欢神气地扬起眉毛说：“同志，对不起！我们生产队已经跟老日子打‘过’了招呼，今非昔比！”

“你这是哪里学来的？”老爹几次告诫儿子：“还要不要继续革命、继续前进？你这是叫成绩迷住了眼睛！”周兴老

爹心想：一队的会计，重任在肩，扬眉张嘴，抬手动脚，都关系着狮子林生产队几十户人家、数百人口的吃穿花用，关系着为世界革命多作贡献的大事情！所以对于儿子，他总要事事留心察看，处处教育从严，若发现有个什么毛病就爱高喉大嗓的向儿子提“警告”，打“防疫针”。

周兴老爹就是这么个脾性，这么个人。

却说老爹大步流星地从县城赶回，心里热乎得象一团火。机器插田这桩大喜事，回去可得好好宣传宣传，为队上出些主意，与大伙合计合计，然后大干一场。这天他回到狮子林，正好队上党员、干部们开会商量购买手扶拖拉机和机动插秧机的事。为了扩种双季稻，争取更大幅度的增产，眼下这两项农业机器都是急需的。可是队上的公积金早已作出了计划，派好了用场，一个钱又不能掰开作两个钱用，如果买了手扶拖拉机，那插秧机又得等候些日子。周兴老爹这时从外边撞了进来，大声嚷道：

“同志们！又得跟老日子打个招呼！”

干部们心里一惊，连声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
“好得很！托毛主席的福，有了机动插秧机，种田栽秧，又闹开了革命！”周兴老爹浑身热气腾腾，不知是赶路的缘故，还是心里不平静。

“这可好了，我们那几百亩双季稻的计划可以实现了！”

队长周永强和干部们都高兴地说。原来这狮子林生产队的社员干部，早就想在原来的基础上争取更大的丰收，只是在插秧时节农活忙不过来，才一直实现不了这个愿望。

“可是，我们队的现款只够买部手扶拖拉机呀！”有人提醒大家说。

“那——，我们能不能考虑考虑……”会计周喜农拉长声音，停了好一会才提出：“请求上级贷笔款，买部机子再说？”

生产队长周永强，是个虎背熊腰，胆大心细的青年人。他平日说话不多，却是一个挺有心计的人。对于会计这建议，他只是望着周兴老爹笑了笑：“向上级伸手，这在我们狮子林生产队，可从没开过头的啊！”

周兴老爹觉得队长这话正说在点子上，他转过头来对当会计的儿子说：

“好大的口气！喜农，你打算买个什么牌号的插秧机？”

“东风二型，机动插秧机哪，爹。”会计周喜农和颜悦色地对爹解释。听口气，他心里明白，父亲对他刚才的建议很不满意。

“那不叫东风二型，东风二型是自力更生国产牌！”老爹瞪了儿子一眼。

“照你的意思，我们队上应当买个什么牌号的插秧机？”

有人笑着问。

“照队上会计的意思，明明是要买个‘贷款牌’、‘伸手牌’的嘛！”老爹生气地说。

“爹！”周喜农涨红了脸。

“别这么左一声‘爹’，右一声‘爹’的叫嚷！”动不动就向国家伸手，周兴老爹最恨这种没有主心骨的人。“我们国家有毛主席领导，社会主义建设搞了二十多年，家大业大，不短我们狮子林三千两千的，你以为就可以伸手么？”老爹嗒嗒嗒地连声敲着烟锅，说得满屋的人鸦雀无声。“是的！我们国家是兴旺哪！可我们不能丢了自力更生、艰苦创业的好传统！如果都象你周喜农这样当伸手派，给国家添困难，加负担，那么，解放全人类该是哪辈子的事？啊？”

“对对，我们插秧机缓几年再办不迟……”会计周喜农连忙转弯，表示认错。

“缓几年？”周兴老爹又问。

“等我们自己筹足款子的时候！”儿子说。

“我说明年就买！”周兴老爹突然说。这话说在大家心里，就象响了一声春雷。

“周老爹准备造部印票机吧？”有人说。

周兴老爹没有理会这玩笑，只管坐下来，拧着眉头吧嗒了半晌烟斗，才心平气和地跟生产队长商量：“去年王得

福守水库，今年队上把他撤了，你们安排谁接替他？”

“是呀，王得福私心没改，要他守水库他却摸鱼捉虾卖，今年才免了他的职。”周永强队长平日最尊重队上一班老贫下中农的意见，见问，连忙将手中刚卷好的一支喇叭筒递上去，说：“大叔！有收无收在于水，听气象台预报说，今年雨水少，管水库的工作就更紧要了，正在考虑派个靠得住的人去哪！”

“不怕你们笑话，我自己推举自己，你大叔去怎么样？”老信子瞪着眼睛，屏住声息地等待回答。他那紧张的神色，就象生怕得不到这份差事似的。

生产队长被老爹的积极和热情所感动，但考虑到任务艰巨，半晌没有吭声。大家知道，守水库兼管四、五百亩田的水利排灌，到了禾苗开莪拔节、抽穗扬花的时节，放水员日夜不睡，提着马灯赤脚飞跑还忙不赢，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信子怎么吃得消？队长和干部们都劝道：“周家老爹，这熬夜下水的事，就让我们青年人干算了！”

周兴老爹着了急，哪里肯听！他满脸通红，继续争辩，说什么也要守这么一年的水库，当这么一年的看水员！大家相劝了好一阵，知道这老爹的倔脾气，拿他没办法，又是一心为公，抢挑重担。队长才带着赞赏的笑容，激动的心情，提出一个两全的办法：到了田间排灌大忙季节，由

队上再添一名基干民兵协同管水放水。老爹这才乐嘴嘴地笑了起来。

“我还有个事情。”周兴老爹刚起身要走，又向大家提出了新问题：“队长！我要向队上借支个二十块钱，支在我自己名下。”

会计周喜农这时插咀问：“爹！要买什么啦？我们眼下这日子已经很不错了！”会计有个习惯，逢着社员私人借钱，他总要盘根问底，这次自然也不例外。

“我一把年纪了还会去买糖吃？”老爹觉得儿子太不了解自己了。

“公款不好私借。”会计周喜农想了想，作出主张：“你回去问春英拿二十块钱花花算了。”春英是他媳妇。

周兴老爹想了想，说：“行行，这样不违犯队上制度，不使你为难。”说着就高高兴兴地出去了。可是没过五分钟，老爹又转了回来，拍拍脑门，没头没脑地问大家：

“唉唉，忘记了问干部们一声……”

又是什么事？这可把大伙弄糊涂了。这老爹今天怎么啦？

“明年，呃呃——，明年买回了机动插秧机，”老爹结结巴巴地问：“队上打算让谁开呀？”

“哈哈……”大伙都笑了起来，这老倌子怕是想机器想得着了迷。

“爹！”周喜农会计涨红了脸。平时一个急性子的老头，今天怎么变得这么婆婆妈妈、拖泥带水的。“机子还没翻砂，款子还没着落，早着哪！再说，开机器还得懂些技术，复杂着咧。”

“我没文化，学着开开行不行？”老爹态度严肃地瞪着大伙问。

老爹一把年纪了，现在竟然提出要开插秧机，弄得干部们一时都哑口无言。

“我不会作难你们。”周兴老爹头上冒着汗珠，解释说：“我的意思是，有空就让我学学，学会了就让我开开，插那么几行试试，过过瘾……几千年来，我们作田人都是面朝泥土，水里作揖，折断了脊梁骨！今天，托毛主席、共产党的福，用上了机器插田，我这插田老手得跟老日子、老手艺打个招呼啰！”

听了老爹的这番解释，大家心里都非常感动。

第二天，周兴老爹从儿媳妇春英手里接过二十元钱，又向队里告了假，说是要去东江桥口鱼苗繁殖场看女婿。

又过了两天，周兴老爹从桥口鱼苗场挑了两担鱼盆回来。在路上，正好碰着富裕中农王得福。王得福笑嘻嘻地说：“周兴老表，今年派着你去守水库？真没想到，我脑壳上这紧箍咒刚刚脱下，你就又拣起来戴上了！”

周兴老爹回答说：“有收无收在于水，守水库是个光荣任务！有的人光知道摸鱼捉虾肥自己的腰包，想干队上还不让哪！”

老爹这几句话，说得王得福脸上红一阵，白一阵。当他看到老爹鱼盆里浮游着黑压压的一片、黄豆大一粒粒的鱼秧时，就又神态自若地半真半假的开玩笑：“老表，插秧作田，你算一把手；要论这养鱼，几届看水员都失败了，你这个老积极分子，可不要在这上头栽跟斗啊！”

“多谢你的关照，你就等着看笑话吧！”周兴老爹让王得福讨了个没趣，一径挑着鱼盆来到狮子林下“小洞庭”边的一口暖水池里，悄悄地来了个“撒豆成兵”。

三

再说狮子林下这“小洞庭”，早先本是小小一口山塘。春天雨水多，它容不下，常常洪水闹灾；可是等到三伏炎天雨水稀少时，它那个水牛洗澡的氍氍又很快干了底。在一九六四年的“农业学大寨”运动中，狮子林生产队周兴老爹一班老愚公，带领周永强一帮小将，顶着一冬的风雪严寒，猛攻苦战，才在这山谷中修成一座宽窄三、四十亩水面的小型水库，使狮子林下的几百亩旱土，改成了水田，做到了旱涝保收。